

在纸张未普遍作为书写材料以前，战国、秦汉直至东晋时期，简牍是书写的主要载体，深度参与并记载了中华文明的鲜活故事。眼下，由湖北省博物馆主办、11家文博单位参展的“简读中国——中国出土简牍展”正在湖北省博物馆展出，呈现了战国至东晋时期近千年的文明演进。

步入展厅，如同走入中华文明的档案库。一枚枚或长或短的简牍，曾是律令、书信、账目，如今它们从沉睡中醒来，无声地诉说着“书于竹帛”的古老故事，等待今人的品读与破译。楚地出土的战国竹简，散发着飘逸的文化气质；秦代简牍展现秦法的严苛与细致，以及普通吏民的生活实态；汉代简牍构筑的立体生活图景，体现当时帝国腹地基层社会的运行……

湖北省博物馆学术研究中心副主任罗恰介绍，本次展览以“时代为经、简牍为纬”，精选近230件（组）简牍文物，涵盖湖北曾侯乙墓竹简、云梦睡虎地秦简、荆州张家山汉简、湖南里耶秦简、甘肃居延汉简、敦煌汉简、悬泉汉简、山东银雀山汉简等全国性珍品。

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中，记载有数罪并罚、自首、立功等现代法律体系中的内容。比如，普通盗窃超过百钱的，当以“刑为城旦”（一般指先施加肉刑然后服城旦役）论处；如果自首，处罚会轻一些。

里耶秦简上的《九九表》，不仅证明秦人已熟练运用乘法，更出现了“二半而一”的分数记载，将中国分数概念的应用史定格在两千多年前。而在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出土的秦二世诏书木牍上，那句“天下始皇帝，皆遭恐悲哀甚”，不仅宣告了权力交替，其行文格式更开创了后世皇帝执行顶格书写的体例先河。更令人会心一笑的是，甘肃居延汉简中的一份《劳边使者过界中费册》，清晰记录了27名官吏平摊1470钱接待费，这或许是华夏大地最早的“公务AA制”凭证。此外，湖南沅陵虎溪山汉简《美食方》记录了详细的烹饪方法，堪称古代版《舌尖上的中国》。

本次展览突破了传统宏观叙事，突出“人”的活动。“从基层官吏越人14年的工作日志，到西域戍卒日常生活，再到三国吴许迪案等，他们的姓名、租税、病方、书信等，构成了国家运行的真实细节，还原了‘历史大多数’的呼吸与温度。”罗恰说。

“二月辛巳，黑夫、惊敢再拜问中、毋母恙也？黑夫、惊毋恙也……”在云梦睡虎地4号秦墓中出土的木牍家书，记载了“黑夫”和“惊”两兄弟问候家人、向家人报告自己在军队里缺少衣食的情况等内容。家书里面有一个高频词，那就是出现7次之多的“毋恙也”，意为“是否平安”。字里行间，反映了秦统一背景下战争的残酷和艰难，也可以感受到民众对安宁幸福生活的期许。

三国吴简记载的许迪案，从案发到审结，前后达3年之久，案情复杂，参与官员众多，是透视三国东吴长沙地区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情状的绝佳案例。临湘侯国吏员许迪于嘉禾四年（235年）被揭发盗割军粮百余斛。初期审讯中，他认罪伏法，然而长沙督军都尉复核时他却突然翻供，声称未入库粮米系预留作搬运报酬，并指使其弟篡改账目混淆视听。此案遂致一波三折，长沙郡府相关曹司、中部督邮乃至长沙太守、郡丞，皆介入审讯，对案件重新核查，最终真相大白，许迪伏法认罪，被判斩首于市，妻儿没为奴，其母因年过八十，依法免于连坐。

拨开尘封的时光，古人的笔触与心跳，在一枚枚简牍上跃跃如生。“‘简读’二字语带双关，既是阅读简牍，更是通过简牍读懂中国。”湖北省博物馆相关负责人说。

在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副教授郭涛看来，本次展览将不同年代、不同出土地、不同题材的简牍汇聚到一起，促使学界进一步从整体上思考简牍的时代意义，并向大众传播历史知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增强文化自信。

中国文化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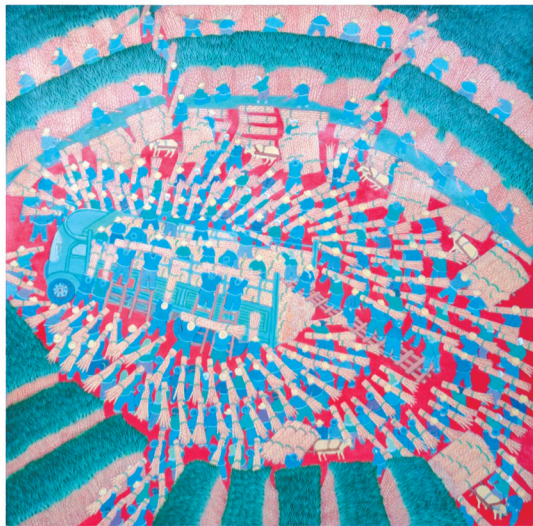


观众在湖北省博物馆观展。

本版图片为资料图片



拾麦穗（农民画）曹秀文

蔗海逐梦奋进金秋
(农民画) 黄金亮

画笔为犁 耕绘农村时代新貌

近日“大地绘彩——2025年农民画大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278幅来自全国各地的新创农民画佳作，连同70余件（套）经典作品与文献资料，共同铺陈开一幅幅源自田间乡野、饱含深情的艺术盛宴。

叙民俗——根植沃土的文化记忆

步入展厅，那扑面而来的浓烈色彩、拙朴笔触与盎然生机，瞬间将观众带入一个既熟悉又崭新的艺术世界——这是中国农民以画笔为犁，在广阔大地上耕绘出的精神图景。

在“叙民俗”单元，仿佛开启了一段穿越时空的民间艺术之旅。本次展览策展人、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员吴爽介绍：“民俗美术是农民画兴起的丰厚土壤与不竭源泉。农民画的创作灵感，深深植根于他们身边最熟悉、最亲切的生活场景、岁时节令与人生礼仪。”他以经典作品为例，回溯了农民画的发轫。“这幅20世纪50年代江苏邳县农民张友荣创作的《老牛告状》，被认为是我国第一张农民画作品。张友荣发现饲养员克扣牛饲料的情况，便创作了一头骨瘦嶙峋的老牛去告状的形象。”吴爽表示，这幅作品以质朴的批判性表达，开启了群众性绘画运动的先声。

吴爽进一步阐释，各地农民画都带有鲜明的地域烙印，其发展与当地深厚的民间艺术传统一脉相承。“我们看到，陕西户县的农民画，其肌理中就流淌着当地戏剧、社火、龙灯等民俗活动的血液。”如在本次展览中展出的张青义创作的《皮影戏》、王文吉创作的《关中十大怪》、潘晓玲的《盛世欢歌》等，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都有着强烈的民俗特点。

“还有河南省冯国斌、冯宇阁的《鱼肥年丰》、辽宁省薛晓泓的《欢天喜地》等作品则展现了不同地区的年画风格；而在青海、

西藏等地，农民画的创作还巧妙借鉴并融入了唐卡艺术的精湛技艺与独特韵味。”吴爽介绍，这一单元的作品，正是这些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最生动、最直接的图像呈现，它们不仅是农民画家的个体乡愁，更共同拼接成一幅绚烂多彩的中华民俗文化长卷。

展农事——从浪漫抒写到现实观照

在“展农事”单元，观众的视线被引向广袤的田野与辛勤的劳作。这里呈现的不仅是农业生产的场景，更是农民画风格演变的一个缩影。吴爽梳理了这一脉络：“农民画的创作历程，曾经历从早期注重夸张、浪漫表达，到后来逐步加强对现实生活描摹的转变。”

吴爽特别提到了20世纪70年代陕西户县秦渡公社三大队党支部书记刘志德创作的《老书记》，认为这件作品是农民画转向注重写实造型、深入反映现实生活的标志性成果之一。此外，户县还涌现出一批聚焦革命与生产主题的写实农民画作品，如李凤兰的《春耕》、周文德的《林茂粮丰》、李克民的《高原打井》等经典作品。以上这些作品都从陕西省西安市鄠邑区农民画博物馆借至本次展览中一同展出。

到20世纪80年代，伴随改革开放的春风，全国范围掀起“民间文化热”，各地迅速涌现出近百个农民绘画群体。这些群体以各地文化馆站为创作基地，并在专业美术人员的辅导下进行艺术创作。由此，农民画创作展现出更为鲜明的日常生活视角与情感表现力。农民画家们不再满足于宏大的叙事，而是将画笔探入平凡生活的肌理，着力捕捉与传递质朴而温暖的人间情味。

在本次展览展出的新创作品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麦盖提县第一小学教师米那瓦尔·木合力甫创作的农民画《葡萄欢歌》、湖北黄冈市农民华运宏创作的《摘木梓》、

广西壮族自治区靖西市农民黄金亮创作的绘画作品《蔗海逐梦奋进金秋》等作品都以对真实劳动场面的生动描绘受到广泛关注。

这一单元的作品，忠实记录了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循环，呈现了中华大地的锦绣山河，也讲述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焕新貌——笔绘新象的时代华章

农民画不仅是乡土记忆的守护者，更是时代发展的记录者。“‘焕新貌’单元的作品鲜明展示了农民画在当下所达到的新高度。”吴爽表示。

记者在展厅中看到，很多作品大胆运用撞色，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抽象线条的运用更为凝练精准，构图也展现出更强的设计感与艺术性，这些特点使得当代农民画体现出令人惊喜的当代性。一些画作中出现的无人机、高铁、民宿等新农村面貌，既是农村真实变化的写照，也饱含着农民对美好生活的热情歌颂，更寄托着他们对未来的无限憧憬与希望。

如今，在广阔的农村大地，农民画家们正继承本地民间美术传统，同时借鉴中外艺术精华，将个体与家乡、国家紧密相连，用五彩斑斓的绘画世界，持续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的文化动力。

“看到这些画里的颜色和故事，就仿佛闻到了泥土的芬芳。”一位在场的年轻观众感叹道，“我们不仅能看见丰收的金黄、湖水的碧蓝，更能感受到一种扑面而来的、真切喜悦。它不是遥远的艺术，而是滚烫的生活本身。”

本次大展不仅是一次艺术的巡礼，更是一次时代的记录。它不仅全景式地呈现了我国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壮丽画卷，更让观众在浓墨重彩间，切身感受到奋发昂扬、砥砺前行的时代精神。 中国文化报





玉翠轩

不求每件价值不菲
但求每件值得收藏

SINCE 1895 萃华

